

【先秦元典】

冀
昀 ● 主編

韩非子

韓非子

綫裝書局

【新編文庫】

三三三

韩非子



商务印书馆

先秦元典

韩非子

冀 昀 主编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冀昀主编. —北京:线装书局,2007.5
(先秦元典)

ISBN 978-7-80106-674-9

I. 韩… II. 冀… III. ①法家②韩非子—注释③韩非子—
译文 IV.B2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3997 号

韩非子

主 编:冀 昀

责任编辑:冀 宁 孙嘉镇

排版设计:秋 水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4

字 数:346 千字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套

定 价:300.00 元(全 12 册)

目 次

初见秦第一	1
存韩第二	5
难言第三	9
爱臣第四	11
主道第五	13
有度第六	17
二柄第七	21
扬权第八	23
八奸第九	30
十过第十	32
孤愤第十一	41
说难第十二	45
和氏第十三	51
奸劫弑臣第十四	54
亡徵第十五	63
三守第十六	66
备内第十七	68
南面第十八	70
饰邪第十九	72
解老第二十	80
喻老第二十一	99
说林上第二十二	111
说林下第二十三	125
观行第二十四	138
安危第二十五	140

守道第二十六	144
用人第二十七	147
功名第二十八	152
大体第二十九	154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156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180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203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231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250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274
难一第三十六	293
难二第三十七	307
难三第三十八	317
难四第三十九	329
难势第四十	337
问辩第四十一	343
问田第四十二	345
定法第四十三	347
说疑第四十四	351
诡使第四十五	361
六反第四十六	367
八说第四十七	375
八经第四十八	383
五蠹第四十九	394
显学第五十	411
忠孝第五十一	420
人主第五十二	426
饬令第五十三	429
心度第五十四	431
制分第五十五	433

初见秦第一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译文】

我听说不知道情况就去论说不明智,知道情况却不去论说是不忠诚,作为别人的臣子不忠应当处死,有论说但不恰当也应处死。虽然如此,我愿意把我的观点全部告诉大王,请大王判我的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①,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困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钺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②,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③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注释】

①从:通“纵”,此处指合纵。

②徒裼:裸露上身,此处指士兵勇猛。

③贵奋死：认为奋战而死可贵。

【译文】

我听说天下各国，北燕南魏，联合楚国巩固齐国的关系，手韩国形成合纵，计划向西和秦国作对。我私下嘲笑他们。世上有三种灭亡的方式，六国已全占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我听人说：用混乱的国家去进攻治理安定的国家会灭亡，邪恶的国家去进攻正义的国家会灭亡，用悖逆人心的国家去进攻顺人心的国家会灭亡。现在六国的府库不充盈，粮仓空虚，征集全国的百姓，扩充军队数十百万，其中那些头戴羽毛希望为将军战死在前线的不止千人，都说要战死。但从战斗开始，前面是利刃，后面是刑具，退却逃跑而不能死战。不是他们的士兵百姓不能死战，而是六国的君主不能使他们死战。说赏赐却不给，说惩罚却不实行，赏罚没有信用，因此士兵不能死战。现在秦国颁布法令施行赏罚，依据事定功。自从离开父母，还未曾见过敌人的人，一听说要征战，便跺脚赤膊，迎向锋利的刀刃，踩着炭火，拼死在前的比比皆是。战死和贪生不同，但百姓却愿意战死，因为君主认为奋战而死可贵。一人奋战可以抵抗十人，十人可抵抗百人，百人可抵抗千人，千人可抵抗万人，万人就能攻占天下。现在把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名闻天下的军队有百万之多。秦国的法令行使赏罚，地势有利，天下没有能比上的。依靠这些攻占天下，天下还不足以被秦国占有。秦国征战没有不得胜的，进攻没有不获取的，抵抗没有不攻破的，扩充疆域数千里，这是秦国的大功劳。但兵甲疲顿，士兵百姓困乏，积蓄耗尽，田地荒芜，粮仓空虚，四邻的诸侯不臣服，霸王的功名不能成就，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谋臣没有尽自己的忠心。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濁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

燕,中以凌三晋^①。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②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注释】

①三晋: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国,所以称为三晋。

②比周:勾结。

【译文】

(略)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笕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

也,弃甲负弩,战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复,并于乎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运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行而出,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

【译文】

(略)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译文】

长补短,方圆数千里,闻名天下的兵士数十百万。秦国的法令赏罚分明,地势有利,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用这些来夺取天下,就可以兼并和占有。我冒死希望拜见大王,谈论如何破解六国的合纵,攻占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和魏国臣服,齐国和燕国亲近,从而成就霸王的名声,使四邻的诸侯来朝拜秦国计策。假如大王听从我的计策,一举不能破解合纵,不能占取赵国,不能灭亡韩国,楚国和魏国不能臣服,齐国和燕国不来亲近,霸王的名声没有成就,四邻的诸侯不来朝拜,大王就把我杀了示众,把我当作不能忠诚替大王谋划的人。

存韩第二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译文】

韩国侍奉秦国已三十多年了，在秦国的外交上就像臂衣和车帷，在秦国的内政上就像席子和坐垫。屈居在下供秦国使用。秦国只要派遣精兵进攻，韩国就会追随，因此与诸侯结怨深，但获得的利益却归秦国。而且韩国要对秦国进献贡品，尽到自己的职责，和秦国的郡县没什么不同。现在我私下听说贵臣的计策，想兴兵伐韩。但大王可否知道，赵国集聚士兵走卒，收养合纵的人，联合六国的军队，四处宣扬如果不削弱秦国的诸侯一定会被灭亡，要向西进攻秦国实行它的计划，这不是一时的计划。现在放下赵国这个祸患，却要除去像内臣一样的韩国，六国就会明白赵国的计策了。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臣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译文】

(略)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夫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

【译文】

(略)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怵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峭塞之患。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阉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译文】

把韩非上的诏书中所说的,韩国不能攻取的论说传达给臣子李斯,李斯认为他说的不对。秦国让韩国存在,就像人有心腹疾病一样,平常就很难受,假如居住在潮湿的地方,就附着在身不能去除,快跑就会发病。韩国虽然臣服于秦国,未尝不是秦国的心腹疾病,现在假如有突然禀报的事情,韩国是不能相信的。秦国和赵国对抗,荆苏出使齐国,不知道结果怎样。在我看来,齐国和赵国的关系未必会因为荆苏而

断绝；假如不断绝，就要出动整个秦国的兵力来对付两国。而韩国并不是臣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臣服于秦国的强大，现在秦国集中兵力对付齐国和赵国，韩国必定会成为心腹疾病而发作。如果韩国和楚国谋划进攻秦国，诸侯群起响应，秦国一定会再次看到兵败峭塞的灾患。韩非来到秦国，未必不是想使韩国存在从而求得韩国的重用。巧辩连篇，掩饰欺诈阴谋，从秦国钓取利益，以韩国的利益窥探陛下的心意。秦国和韩国交往亲密，韩非就会重要，这是使他自己获得便利的计谋。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闚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译文】

我仔细看了韩非的论说，他文饰那些鼓惑人心的花言巧语，用华丽的说辞，才华横溢。我担心陛下被韩非的论说迷惑，顺从他盗取利益的心思，不详察实情。现在依照我的愚见：秦国起兵但不说明要讨伐的国家，韩国的君主就会制定侍奉秦国的计划。我请求前去拜见韩王，使他来参拜大王，大王接见后扣留，不使他返回，然后召见韩国的大臣，用韩王和他们做交易，韩国的土地就可以大量割取。然后下令使蒙武征发东郡的士兵走卒，陈列在国境但不说明要去哪里，齐国会因惊恐顺从荆苏的计谋，这样秦兵不用出动，劲韩就会因为威势而驯服，强齐就会考虑利害而服从。诸侯听说后，赵国就会胆战心惊，楚国狐疑不决，定会产生效忠秦国的心思。楚国不妄动，就不用担忧魏国，各诸侯国就可被蚕食尽，我们就可以和赵国对抗。希望陛下明察我的计策，不要忽略。

秦遂遣斯使韩也。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

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关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译文】

(略)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与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顺得身见,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

【译文】

(略)

难言第三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撝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刳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譖而不让；阔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译文】

我不认为进言困难，进言难的原因是：言语通顺流畅，洋洋洒洒而有文采，就会被认为华而不实；耿直坚固谨慎完全，就会被认为笨拙而不伦不类；长篇大论，广征博引，谨慎周到，运用事物进行比喻，就会被认为是虚而无用；简约的语言论述精要，直截了当没有修饰，就会被认为锋芒太露不善谈论；说话急切无所忌讳，涉及别人隐私，就会被认为是说话越礼而不谦让；宽大广博，玄远深刻，就会被认为是浮夸无用；数落家长里短的小事，就会被认为是浅薄鄙陋；言论随从世俗，言辞不悖逆人意，就会被认为是贪生怕死，阿谀君王；言词脱离世俗，与常人相比诡异奇特，就会被认为是荒诞；口才敏捷，富有文采，就会被认为是文质不合；弃绝文饰，说话质朴，就会被认为是粗鄙无知；引经据典，称古道今，就会被认为是在诵读诗书。这是我之所以进言困难并且深以为忧的原因。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

君不明也。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缚，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传说转鬻；孙子臙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苾弘分脰，尹子阱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陈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胁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译文】

（略）

爱臣第四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①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②，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注释】

①主妾：妻子和小妾。

②蕃息：繁衍滋生。

【译文】

君主过于亲近宠臣，一定会危及自身；臣子过于显贵，一定会取代君位；妻子和妾没有等差，一定会危及长子；君王的兄弟不服国君，一定会危害社稷。我听说拥有千乘的君王不设防，一定会有拥有百乘马车的臣子在身旁，夺取君王的子民，倾覆君王的国家；拥有万乘马车的君王不设防，一定会有千乘的权贵在身旁，夺取君王的威信，颠覆君王的国家。奸佞之臣的势力扩张，君王就会消亡。所以强大的诸侯是天子的祸殃；富有的群臣是君主的失败。将相挟制君主使自己家业隆盛，是君王应排斥的。万物没有比自身更重要的，没有比君位更尊贵的，没有比君主的威信大的，没有比君王的权势更隆盛的。这四样美好的东西，不向外界求取，不向别人求助，处置合理就能得到。因此说：君主不会使用自己的财富，最后会被排斥在外，这是君主要牢牢记住的。